

.....迦·陵·说·诗.....

叶嘉莹
说诗讲稿

叶嘉莹 ◎著



嘉
榮
堂

说



叶嘉莹 ◎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嘉莹说诗讲稿 / 叶嘉莹著.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5.1

(迦陵说诗)

ISBN 978-7-101-10011-2

I . 叶 … II . 叶 … III . 古典诗歌 - 诗歌评论 - 中国

IV . 1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4497 号

书 名 叶嘉莹说诗讲稿

著 者 叶嘉莹

从 书 名 迦陵说诗

责任编辑 刘树林

美术编辑 刘 洋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7^{3/4}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011-2

定 价 38.00 元



叶嘉莹先生别号“迦陵”，《楞严经》中有鸟名“迦陵”，其仙音可遍十方界，而又与“嘉莹”音颇相近，故取为笔名。此鸟之仙音邈不可闻，但“迦陵”先生之德音，却数十年萦绕在讲坛之上，滋润着世人的心灵。叶嘉莹先生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生命去写诗的。”叶嘉莹先生也是用整个生命去传承和传播她所钟爱的古典诗词。自上个世纪40年代在北京教中学开始，叶嘉莹先生从教至今70年，诗词几乎已成为她的信仰，她生命的支撑，虽“一世多艰”，仍“寸心如水”。诗词向来无关国计民生，却关乎人的心灵、品格和情趣，叶嘉莹先生1979年首次回内地讲学时，曾挥笔写下了“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就是要将诗词的美讲给国人听，她说，“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中华书局2007年推出“迦陵说诗”系列丛书，全八册，至2008年出齐。本丛书是叶嘉莹先生不同时地的讲演集，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文艺理论，分专题讲授赏析古典诗歌。丛书推出后，深受读者欢迎，多次重印。今年是叶嘉莹先生九十诞辰，我们特推出全新编辑设计的精装本，以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意。其中的《好诗共欣赏》因版权问题不再印行。



本丛书的内容皆为演讲记录稿，是叶先生在讲坛上的即兴发挥，因此在演讲过程中凭记忆的引用、录音整理过程中产生的失误以及排校中出现错误的情况都是存在的，故此，我们在丛书出版七年后，推出此新装本，对文字内容进行了重新审定，逐一核对引文，对误记及编校讹误进行订正。其中《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因当年整理时较匆促，未能尽如人意，此次出版，将不同时期全部同题演讲录音重新整理编辑，使内容更加准确充实。

同时，除《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外，其他几种特制作同题演讲录音光盘，需说明的是，因这些录音来自不同时期，整理时是以一次讲演为基础，整合其他不同时地的同题演讲，因此录音和书稿文字并不完全吻合。而且有些录音由于录制场地及年代久远的原因，音质不高，但能亲耳聆听诗词大家的讲解，已是一件足够幸运的事。点滴之言，亦足以撼动诗心。让我们跟随“迦陵”先生的脚步，去聆听汉风唐韵，去体悟诗词的妙境吧！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年9月



北京中华书局最近将出版我的六册讲演集，编为“迦陵说诗”系列，要我写一篇总序。这六册书如果按所讲授的诗歌之时代为顺序，则其先后次第应排列如下：

- 一、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 二、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 三、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 四、叶嘉莹说唐诗
- 五、好诗共欣赏
- 六、叶嘉莹说诗讲稿

这六册书中的第二种及第五种，在1997及1998年先后出版时，我都曾为之写过《前言》，对于讲演之时间、地点与整理讲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过简单的说明，自然不需在此更为辞费。至于第一种《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与第四种《叶嘉莹说唐诗》，现在虽然分别被编为两本书，但其讲演之时地则同出于一源。二者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典诗歌时的录音记录，只不过整理成书的年代不同，整理讲稿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所整理写定的，后者则是近年始由南开大学硕士班的曾庆雨同学写定的。后者还未曾出版过，而前者则在2000年初已曾由台湾之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收入在《叶嘉



莹作品集》的第二辑《诗词讲录》中，而且是该专辑中的第一册，所以在书前曾写有一篇长序，不仅提及这一册书的成书经过，而且对这一辑内所收录的其他五册讲录也都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和《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但却未包括现在所收录的陶渊明的《拟古》诗，那是因为“饮酒”与“拟古”两组诗讲授的时地并不相同，因而整理人及成书的时代也不相同。前者是于 1984 年及 1993 年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金佛寺与美国加州的万佛城陆续所做的两次讲演，整理录音人则仍是为我整理《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的三位友人。因此也曾被桂冠图书公司收入在他们 2000 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的《诗词讲录》一辑之中。至于后一种“拟古”诗，则是晚至 2003 年我在温哥华为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讲演，而整理讲稿的人则是南开大学博士班的汪梦川同学，所以此一部分陶诗的讲录也未曾出版过。

回顾以上所述及的五种讲录，其时代最早的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为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所讲的一组阮籍的“咏怀”诗，这册讲录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册《讲录》。至于时代最晚的则应是前所提及的 2003 年在温哥华所讲的陶渊明的“拟古”诗。综观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录音，其时间跨度盖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间跨度则包括了台湾、美国、加拿大及大陆四个不同的地区。不过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却仍都不失为一时、一地的系列讲演，凌乱中仍有一定的系统。至于第六册《叶嘉莹说诗讲稿》则是此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因为这一册书所收的都是不成系列的分别在不同的时地为不同的学校所做的一次性的个别讲演，当时我大多是奔波于旅途之中，随身既未携带任何参考书籍，而且我又一向不准备讲稿，都是临时拟定一个题目，临时就上台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会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是所讲的内容往往不免有重复之处，其二是我讲演时所引用的一些资料，既完全未经查检，但凭自己之记忆，自不免有许

多失误。何况讲演之时地不定，整理讲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听讲之人的水平也不整齐，所以其内容之驳杂凌乱，自是必然之结果。此次中华书局所拟收录的《叶嘉莹说诗讲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计为：

- 1、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讲演，由缪元朗整理，讲稿曾被收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
- 2、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由徐晓莉整理，讲稿亦曾收入在《古典诗词讲演集》）
- 3、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这是1984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所做的一次讲演，由杨彬整理，讲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诗词讲演集》）
- 4、旧诗的批评与欣赏（这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 5、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旧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大学为“海洋诗社”的同学们所做的一次讲演，讲稿曾被收入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所出版的《迦陵说诗讲稿》）
- 6、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发作用（这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讲演，时地已不能确记，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 7、从中西文论谈赋比兴（这是200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之《叶嘉莹说诗谈词》）
- 8、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 9、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同上）
- 10、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同上）
- 11、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这是2001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 12、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



所做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13、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这是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以上十三篇，只从讲演之时地来看，其杂乱之情形已可概见，故其内容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此次重新编印，曾经做了相当的删节。即如前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四与第五诸篇，就已经被删定为一篇，题目也改了一个新题，题为《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另外第六与第七两篇，也被删节成了一篇，题目也改成了一个新题，题为《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我之所以把原来十三篇的内容及出版情况详细列出，又把删节改编之情况与新定的篇题也详细列出，主要是为了向读者做个交代，以便与旧日所出版的篇目做个比对。而这些篇目之所以易于重复，主要盖由于这些讲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讲演，每次讲演我都首先想把中国诗歌源头的“赋比兴”之说介绍给听众，举例时自然也不免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而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又不免经常举引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诗例，因此自然难以避免地有了许多重复之处。然而一般而言，我每次讲演都从来没有写过讲稿，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每次讲演的内容即使有相近之处，但也从来没有过两篇完全一样的内容。只是举例既有重复，自然应该删节才是。至于其他各篇，如《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唐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等，则都是自成系列的讲稿，如此当然就不会有重复之处了。

除去重复之缺点外，我在校读中还发现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误之处。这一则是因为我的讲演一向不准备讲稿，所有引文都但凭一己的背诵，而背诵有时自不免有失误，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再则这些讲稿都是经由友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一切记录都依声音写成，而声音往往有时又不够清晰，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二。三则一般说来，古诗



之语言自然与口语有所不同，所以出版时之排印也往往有许多错字，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三。此次校读中，虽然对以前的诸多错误都曾尽力做了校正，但失误也仍然不免，这是我极感愧疚的。

回首数十年来我一直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的共鸣。早在1996年，当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文集》时，在其所收录的《我的诗词道路》一书的前言中，我就曾经写有一段话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关于我一生教学的历程，以及我何以在讲课时开始了录音的记录，则我在199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及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我出版《诗词讲录》一辑的首册《汉魏六朝诗讲录》一书时都曾先后写过序言，而此两册书现在也都被北京中华书局编入了我的“迦陵说诗”系列之中。序言具在，读者自可参看。回顾我自1945年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于今日盖已有六十一年之久。如今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讲课，未曾停止下来。记得我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教书时，曾经写有“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两句诗。我现在仍愿以这二句诗做为我的《迦陵说诗》六种之序言的结尾，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

是为序。

叶嘉莹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目
录

一 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 · 1
什么是『赋、比、兴』 · 2

西方文艺理论中关于形象的几个名词 · 20

二 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的理论 · 28
中西方关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的理论 · 28

从陶渊明诗看形象与情意之关系 · 41

从杜甫诗看形象与情意之关系 · 53

从李商隐诗看形象与情意之关系 · 59

三 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 · 69

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 · 69

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也应该有文学素养 · 70

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 · 72

《玉阶怨》题解 · 74

虞炎之《玉阶怨》 · 76

谢朓之《玉阶怨》 · 80

四 《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 · 87

《古诗十九首》意蕴丰富的原因 · 88

从《行行重行行》看《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 · 101

《东城高且长》赏析 · 111

五 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 · 119

诗歌吟诵的起源 · 120

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决定了诗歌的节奏 · 126

诗歌的四声与平仄 · 129

六 吟诵的作用 · 134

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 · 141

何谓「象喻」 · 143

从《曲江》之二看感发的层次 · 145

杜甫诗的象喻性 · 152



从《秋兴八首》看杜诗的象喻性 · 161	七	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 · 169
《燕台》题解 · 170	八	西方文论中的几个基本名词 · 174
《燕台》四首赏析 · 180	九	李商隐与卡夫卡的相似点 · 200
李商隐与卡夫卡的相似点 · 200	十	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 · 203
中国古典诗歌体式的发展变化 · 204	十一	陈宝琛其人 · 206
陈宝琛《落花诗》赏析 · 210	十二	陈宝琛《落花诗》赏析 · 219
《感春四律》赏析 · 219	十三	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 · 223
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 · 223	十四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in the top left corner depicts a dark-colored bird, possibly a sparrow or finch, perched on a branch. The branch is adorned with delicate, white, five-petaled blossoms, likely plum or cherry blossoms, and small green leaves. The entir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一

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



什么是“赋、比、兴”

大家不要觉得这些古代的名词很生疏，也很遥远。我这个人，因为热爱诗词，总喜欢把我的这份欣喜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不但给学校里边的大学生、研究生讲课，我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课。在给那些幼儿园的小朋友讲的时候，我也选了一些古典诗词，一些有典故的。我的朋友看到我选这样的诗词就跟我说：你讲这样的古典，他们小孩子怎么会懂呢？我说这是你们先入为主的成见，一看到古典，一看到《诗经》，一看到“赋、比、兴”，就觉得这个真是既艰难又遥远。其实，一点也不遥远。所谓古典者，就是古代的故事，古代的典故。所以，我给他们讲古典的诗，一个一个古代的故事，小朋友听得非常有兴趣。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诗词，因为我觉得喜欢诗词，先不用说创作诗词，就是欣赏阅读诗词，也是人生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灵感情上的享受。所以，我第一个就引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除非我们不是人，除非我们没有心灵，除非我们没有感情。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有心灵有感情，我们天生就应该爱好诗词。“人禀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应物斯感”，当我们面对外在的一切物象，我们都应该有所感应。我现在还要说明一点，就是下文我讲“赋、比、兴”

的时候，还要说明这个心灵跟外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外在的物象，很多人都以为，所谓物象者就是动物、植物、鸟兽、花草，这些才是外物的物象。所以说《诗经》上常常用外物引起诗人的感发，说是草木鸟兽引起诗人的感发。其实我以为，所谓外物的这个“物”，“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的“物”，应该分成两方面，一个是大自然的物象，是草木鸟兽，一个是人世间事物。

《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你看到外在的物象的种种变化，于是，你的心灵感情自然有一种感受。古代像李后主小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相见欢》）。“林花”两句表现了一整片的凋零。满林花树，春天这样红艳美好的花朵都凋谢了。“谢了”两个字，说得多么沉痛，多么哀伤！“林花谢了春红”，怎么这样好的春红竟然就谢了，竟然就满树都谢了？他的感情不假修饰，不假思索，他说了，是“太匆匆”。如果说“林花谢了春红”，还是外表所见的现象；“太匆匆”则是词人内心的悲哀和感叹，真是太匆匆了！我们知道，花的生命本来就是短暂的，它也许能开三五天，这就很不错了，也许开一个礼拜，那很长久了。如果这些日子天气都是风和日丽、天暖气清，虽然它只有三天、五天，也对得起它的生命了。可是，花不只是太匆匆仅有短暂的三五天的生命而已，还更有“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打击摧伤。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不可免地会有一些艰辛苦难的遭遇。他说有朝来的寒雨，晚来的寒风。这你也不能从表面上去理解，说朝来就只有寒雨没有风，晚来就只有风没有雨。中国的文学对举的时候都有普遍包举的意思，“朝来寒雨晚来风”是自朝至暮都有冷雨寒风的吹袭。而这寒风冷雨的吹袭打击，是只对花草吗？辛稼轩的一首词中有两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风雨是整个生命所遭受的挫伤。所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后主所写的是整个生命的无常，生命的苦难。他用林花这么小的一个自然界的物象，表现了对于生命的短暂无常的感悟。所以，鸟啼花落，皆与神通，都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有相通之处。



人不能悟，是我们的心死了，我们的心都被外在的那些物质的、死板的东西塞满了。因此，我们就没有一个空灵的心灵，来接受宇宙万物的如此美好的种种的生命迹象。物，不是一个死的物，那是生命的迹象。为什么我们说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你不能够觉悟，你就不能够感受。作为一个人，你有你的心灵，你有你的感情，而对于能够真正打动你的心灵感情的，真正有生命的可以引起你共鸣的东西，你不能感受它，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我们身体虽然活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情死去了，真是“哀莫大于心死”。而我们说万物，鸟兽作为动物，当然是有生命的了；花草作为植物，也同样是有生命的。

钟嵘的《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我们中国人总说，宇宙之间有阴阳二气，说冬至的时候，冷到极点了，冬至就阳生，那阳气就回来了；夏至热到极点了，夏至就阴生。我们刚刚说过了，冬至以后，正是阳生的季节。像北宋的欧阳修写过一首小词，他说“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玉楼春》）。“雪云”，你关心过吗？你的心真的是死了吗？你注意到天上的云彩，那冬天的云彩跟春天的云彩，有什么不一样吗？徐志摩写康桥的早晨，他说我关心天上的云影，关心石上的苔痕，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那是现当代的文学家徐志摩，他写了这么美丽的散文，写了春季的到来万物的景色的变化。如果你在北方，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欧阳修的这两句美丽的小词“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的美丽。你眼睛真的只看到物质了吗？只看到金钱了吗？只看到权力，只有这些物质的欲望了吗？你看到天上的——徐志摩所说的云影的变化了吗？

欧阳修说“雪云乍变春云簇”，写春天的云彩。我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如果是下雪的时候，天阴得跟一块铅板一样，整片的天空都是铅灰色的。不像夏天，我们说“夏云多奇峰”，一阵暴雨快要来了，远远地看见一团乌云，汹涌而上。但是，雪云不然，它阴得那样的匀，但春天来了，它化开了。“雪云乍变”，变成了什么？是“春云簇”。这个“簇”字写得非常好，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字不只是美丽，真是写得